

好莱坞
的
妻子们

她们是幸运一族——光鲜、靓丽、挑剔。

HOLLYWOOD
WIVES

李娟 译 Jackie
Collins

(美) 杰姬·科林斯 著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好莱坞
的
妻子们

HOLLYWOOD
WIVES

李娟 译 Jackie
Collins

(美) 杰姬·科林斯 著

 中国出版集团

 现代出版社

版权登记号：01-2011-2053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好莱坞的妻子们 / (美) 科林斯著；李娟译. —北京：现代出版社，2012.12
(好莱坞言情系列)

ISBN 978-7-5143-0774-0

I. ①好… II. ①科… ②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51072号

Copyright © Chances Inc, 1983

‘Passion’ by Stewart/ Chen/ Grainger/ Savigar/ Grgan

© Warner Bros Music and Riva Music Ltd. All rights reserved.

Used by permission

作 者 (美) 杰姬·科林斯
译 者 李 娟
责任编辑 张 晶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
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邮政编码 100011
电 话 010-64267325 64245264 (传真)
网 址 www.xdcbs.com
电子邮箱 xiandai@cnpitc.com.cn
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印 张 31.5
版 次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43-0774-0
定 价 48.00元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；未经许可，不得转载

本书封面所用图片为网络图片，未联系上作者，请作者见到书后与现代出版社编辑部联系。
联系方式：kk316@qq.com

献给特蕾西、蒂凡妮和罗里，
给你们我全部的爱！

在贝弗利山庄酒店两英里半径范围内，任何人不允许失败。

——戈尔·维达

楔子

他站在这间费城小屋的客厅里。他就这么站着，盯着那三个家伙看。三头猪。三张可笑的脸。从牙齿到眼睛，再到头发，全都如此。三头猪！

他身上有股被压抑的愤怒。这股愤怒从他的体内直冲上脑门。

房间里的电视机开着。亚奇·邦克^①在电视上说着一些不太好笑的笑话，演播室里播放着预先录制好的笑声。

对他而言，房间里也充满了笑声，愚蠢的大笑。

他的母亲。棕灰色的头发，身体佝偻，脑袋也不太灵光。

他的父亲。秃头，一副皮包骨。满嘴假牙在嘴里欢快地咔嚓作响。

乔伊。他曾认为她不同俗流。

就是他们这三头猪。

他走到电视机旁把声音开大了。

而他们并没有察觉到。因为他们只顾着笑。是的，笑他，他们在笑他。

愤怒在他头脑中流窜，而表面上他却故作镇静。他知道怎样才让他们停止，他知道……

动作流畅而迅速，他们来不及止住笑并做出反应……

动作流畅而迅速，他手中的刀划出了一道致命的弧线。

动作流畅而迅速，血喷涌而出。一刀致命，他的父母倒下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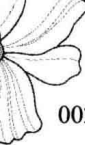
除了乔伊，因为她比他父母年轻，动作更敏捷。她用手抓紧手臂上的伤口，双眼暴突，眼里充满恐惧，跌跌撞撞朝门口跑去。

你现在可算笑不起来了，乔伊。你总算笑不起来了！

他又一次挥起了手中的刀，她来不及跑远，刀便砍倒了她。

他们都没有叫，谁都没有。

^① 美国著名节目主持人。



他像接受过了杀人训练的士兵一样攻其不备。只不过，他可不是个士兵，对不对？当然，他不是……

他的身体在哭泣中猛烈地摇晃起来。他一边挥舞着刀，一边在奇怪、无声的哭泣中抽搐着身体。在三人身上平均剁。沉浸在一阵可怕的致命击打中。

电视里发出的声音掩盖了这一场大屠杀。亚奇·邦克，演播室里预先录制好的笑声。

刀似乎被某种魔力掌控，继续挥舞。

第一部

.1.

在位于贝弗利山庄的豪宅里，伊莱恩·康迪从奢华大床上醒来。她按下开关，打开了电控窗帘，却恰巧看见一道优美的弧线落入她那铺满马赛克瓷砖的游泳池里，一个穿着白T恤和脏牛仔裤的年轻男子居然在朝她的游泳池撒尿。

她挣扎着想坐起来，打电话叫她的墨西哥女仆莉娜，与此同时，她飞快地穿上一件鹤毛装饰的真丝长袍，把脚塞进一双灰粉色的无跟拖鞋里。

那个年轻男人完事后拉上裤子拉链，大摇大摆地走出了视线。

“莉娜！”伊莱恩尖叫道：“你到底在哪儿！”

女仆总算出现了，却出乎意料的平静，对女主人的尖叫置若罔闻。

“有人闯进来了，就在泳池旁，”伊莱恩激动地说，“把米格尔喊来，打电话给警察。再确保所有的门都锁上了！”

莉娜依旧镇定自若，开始收拾伊莱恩床头柜上凌乱的杂物。用过的舒洁纸巾，半瓶没喝完的酒，还有被翻得乱七八糟的巧克力盒子。

“莉娜！”伊莱恩咆哮道。

“别激动，夫人，”女仆淡然说道，“没有人闯进来，只不过是米格尔叫来清理泳池的男孩。米格尔病了，这周他没来。”

伊莱恩气得面红耳赤：“那你为什么之前没告诉过我？”她冲进自己的浴室，重重地摔上了门，墙上的面框都被震脱落了，掉在了地板上，玻璃摔得粉碎。蠢仆人，笨女人。根本不能为她提供任何良好帮助，他们来来去去，压根儿就不在乎你是否在自己家里被人强奸或蹂躏。

每当罗斯外出拍电影，这种事情就会发生。但凡罗斯在镇上，米格尔从没胆子装病。

伊莱恩甩掉身上的长袍，走到淋浴头下，她咬了咬牙，想来个爽快刺激的冷水澡。冷水对她的皮肤是最好的，能让身体的各个部位紧致起来。天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尽管健了身，练了瑜伽，还参加了现代舞蹈课，她的身体仍然不够紧致。

倒不是说她胖。不可能。她身上没有一块多余的赘肉。这对39岁的年纪来说，已经相当不错了，简直棒极了。



我 13 岁时是学校最胖的女生。他们都叫我大象女埃塔。对于这个外号，我确实也名副其实。只是，一个 13 岁的女孩怎么会懂得营养、饮食、锻炼等这些东西呢？面对斯坦伯格奶奶狂塞给她的蛋糕、土豆饼、熏鲑鱼、贝果、点心、鸡肉团子，一个 13 岁的女孩子又怎么知道如何是好呢？

伊莱恩冷冷笑了笑。后来在布朗克斯区，大象女埃塔让他们刮目相看。大象女埃塔，纽约市前文员，现在可修长苗条着呢。她的名字叫伊莱恩·康迪，现在住在有六间卧室、七间浴室的贝弗利山庄豪宅中。而且是在平地上。不是卡在半山坡上或布伦特伍德偏远地带。是在平地上。是真正值钱的房产。

大象女埃塔再也不是尖鼻梁、棕发、缺牙齿、戴着镶边眼镜的“太平公主”了。

这些年来，她改头换面。可爱的朝天鼻，一副完美的波姬·小丝模样。灰棕色的发色也变成了深棕色，剪短了，发梢也烫了金色条纹。皮肤光洁、雪白、顺滑，这多亏了日常的美容保养。她的牙齿也补好了，洁白整齐，这得归功于《霹雳娇娃》^①。不雅观的眼镜也早就被柔软的蓝色隐形眼镜所代替。没有这些，她的眼睛是石灰色，必须眯着眼睛看东西。这可不是因为她读了很多书。当然，是看杂志弄成的。她喜欢看《时尚》《人们》《我们》，她通常是瞟一眼娱乐版面、《综艺》和《好莱坞记者报》，专注于阿曼德·阿彻德^②和汉克·格兰特的独家爆料，她最热衷的是“女士每日穿衣指南”专栏，但她并没有真正读懂那些她认为严肃的新闻。罗纳德·里根被选为总统那一天是她唯一浏览了政治版面。如果罗纳德·里根能当总统，罗斯为何不能卷土重来？

伊莱恩的胸围是完美的 36B。当然，在拉蔻儿·薇芝^③一族面前就相形见绌了，不过，这得归功于她的第一任丈夫——约翰·索尔特伍德医生。她和罗斯紧密团结，勇往直前，坚不可摧。如果真有，那好吧……那就再回到老好人约翰身边去吧。她是在纽约遇见约翰的，那时他正在一家城市医院里浪费自己的才华，当一名外科整形医生。他们在一次派对上邂逅了，她认为他是一个像她一样寂寞的朴实男人。一个月后，他们结婚了，随后的一年里，她把自己的鼻子和胸部都整形了。然后，她劝他去贝弗利山庄开一家属于自己的私人诊所。

三年后，他成了恋胸癖，她和他离了婚，成了罗斯·康迪夫人。情况怎么会变

① 上世纪 80 年代电视剧。

② 阿曼德·阿彻德昵称“阿米”（Army），他爆出了数不清的独家新闻和电影报道。

③ 拉蔻儿·薇芝是好莱坞女星，并且是上世纪 60 年代性感的象征。

成这样？真是滑稽。

她的丈夫——罗斯·康迪是一位电影明星，一流的电影明星。

她应该明白。他们结婚已有十年之久，日子并非一帆风顺，而且变得越来越艰难，她深知罗斯·康迪不为人知的一面，这可能让那些始终爱着他的小老太婆伤心欲绝，因为他毕竟即将迈入 50 岁，他的影迷不再是小青年。随着一年年过去，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，只有上帝知道他们的经济情况已经大不如从前，他接的每一部电影都可能是他的最后一部。

“夫人，”莉娜敲了敲浴室的门，“那个男孩子现在要走了，他想要自己的报酬。”

伊莱恩走出了淋浴室。她简直要发狂了。他想要报酬？在她的泳池里撒尿还想要报酬？

她在身上裹了一件毛茸茸的毛巾布袍，打开了浴室门：“告诉他，”她大声说，“叫他立即滚！”

莉娜茫然地望着伊莱恩：“20 美元，康迪夫人。他会在三天内再来干一次。”

罗斯·康迪在心里暗骂。天哪！他到底是怎么了？他怎么就记不住自己那部分该死的台词呢？已经试过八次了，他仍然会搞砸。

“放轻松点，罗斯，”导演平静地说，一只手则傲慢地搭在他肩上。

该死的导演。充其量不过 23 岁。头发像万圣节女巫一样披在后背。身上的李维斯绷得太紧，勾勒出他阳具的轮廓，看上去就像个老远就能望见的灯塔。

罗斯抖掉了这只冒犯的手：“我很轻松。是周围这些人，他们让我分心了。”

“好吧，”导演安抚道，同时向场边第一助理示意了一下，“看在上帝的分上，让他们安静下来吧，他们是背景，可不是来参加林肯合唱团试唱的。”

第一助理点了点头，然后用扩音器把刚才导演的指示做了通告。

“准备好了没有？”导演问道。罗斯点了点头，导演则扭头向一个肤色古铜的金发女子说道：“再来一次，莎朗，对不起，宝贝。”

罗斯怒火中烧。对不起，宝贝？这小白痴说“对不起，宝贝”的意思是我们来逗逗罗斯这个老东西，他曾经可是好莱坞最炙手可热的人物呢。

莎朗笑了笑：“一切准备就绪，导演。”

好吧，一切准备就绪，导演。我们又得来耍耍这个老东西了。我妈曾经很喜欢罗斯。凡是罗斯的电影她都看过。每一回在电影里看到他，她都会弄湿内裤。

“给我上妆，”罗斯要求道。随后又加重语气，语带讽刺地说，“是不是没人帮



我上妆？”

“当然不是，你想要怎样就怎样。”

是的，我想要怎样就怎样。因为这个所谓名导需要罗斯在他的电影里出现。罗斯·康迪可是票房的保证。谁会排着队去看莎朗·里奇曼？谁又曾听过她？几百万电视观众中，只有那么两三个怪胎会去收看女子滑水指导节目。一派胡言！莎朗·里奇曼不过是无名小卒！就算她匍匐着爬到我的房车里来求我，我也他妈的不愿意上她！好吧……如果她真愿意来求我的话……

负责化妆的女孩悉心伺候他。她现在才像样。她总算知道谁是这部电影的角儿了。她在罗斯周围忙得团团转，用一个特大号粉扑来擦掉罗斯鼻子周围冒出来的汗水，还用一个小梳子把他的眼睫毛弄翘一点。

罗斯放肆地在她臀部上掐了一把。她感激地一笑。等会儿来我的房车吧，宝贝，我会让你学会其他的东西的。

“好了，”马屁精导演说，“准备好了吗，罗斯？”

笨蛋，我们都准备好了。他点了点头。

“OK，那就让我们开始吧！”

一切又恢复正常。这次不过是一场很简单的戏，罗斯有三句台词，而莎朗则有六句，然后两人再冷漠地闲晃出镜头。但是，问题是莎朗。她总是茫然地盯着罗斯，搞得罗斯每次总是在说第二句话的时候掉链子。

贱人。她是故意这么做的，她想让我难堪！

“我的老天爷啊！”导演总算忍不住了，“这可不是哈姆雷特那种该死的独白！”

对了，就是这样。他总是用对一个小龙套说话的态度来跟我说话。

罗斯转身就走，昂首阔步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拍摄点。

导演对莎朗扮了个苦相：“和没有天赋的人一起干活就会碰到这种情况。”

“我妈过去很喜欢他。”她傻笑道。

“所以，你妈比自己女儿更傻。”

她闻听此言咯咯大笑。并不为导演这些冒犯话烦恼。因为，在床上，他完全在她的掌控之下，那才是真正重要的。

伊莱恩·康迪开着自己浅蓝色的梅赛德斯奔驰车穿过拉辛尼伦吉大道。她开得很慢，这样才不至于弄坏她不久前在一家名叫“美甲亲吻生命”的美甲店新做的指甲。那家店可真是个好地方，他们把伊莱恩坏掉的指甲包裹得那么好，甚至使她都看

不出来。伊莱恩喜欢发现一些新地方，这能给她的生活注入一点活力。她把一盘芭芭拉·史翠珊的磁带放进车载音响，脑袋里想着一件她曾想过无数次的事情：为什么芭芭拉·史翠珊没有把她的鼻子整一下呢？在这个如此看重相貌的小镇里。天知道她有的是钱……但……这肯定对她的职业生涯没有害处，对她的感情生活亦是如此。

伊莱恩皱起眉头，想起自己的感情生活。罗斯好几个月都没有近她身了。就因为他感觉没心情。

伊莱恩在他们的这段婚姻里曾有过两段婚外情，但没有一次让她觉得满意。她讨厌红杏出墙，因为这太费时间。高潮，低谷，起起落落。值得吗？她曾经认为不，现在却开始动摇。

最近一次是两年前发生的。她想起这件事时脸红了，她为此承担了多么荒唐的风险。那个男人对她来说除了修补她的牙齿毫无用处，可她的牙齿早就完美无缺了。这个男人就是弥尔顿·兰里，她的牙医，也可能是贝弗利山庄里每个有钱人的牙医。她挑中他是多么不明智，可事实上是他相中了伊莱恩。那天，他差使自己的护士走开，爬到伊莱恩坐的椅子上，和伊莱恩快速激烈地做爱。

伊莱恩想到这里不由得咯咯大笑，尽管当时她没有笑。弥尔顿把漱口水倒在她那件弄脏的衣服上，又叫自己的护士过来，让她去萨克斯百货买一件新的。后来，连着两个月炎热的天气，他们每周都会在圣塔莫尼卡一些糟透了的汽车旅馆里幽会两次。直至有一天，伊莱恩突然决定不去见面，才结束了这段关系。

还有一段情事则不值一提。是曾和罗斯一起演过一场电影的演员。伊莱恩和这个男人睡过两次，但两次都充满悔意。

每一次她提起他们贫乏的性生活，罗斯都会大发雷霆：“你到底认为我是个什么，一台机器？”罗斯会这么咆哮：“我有兴致的时候自然会想，而不是因为你读的几本垃圾色情杂志上说女人每天该有十次高潮！”

概率是件有趣的事情。如果她每年能有十次高潮就算幸运了。多亏了她那可靠的振动器，否则她一定会坐立不安。

如果罗斯参演的电影能够再次大热，说不定他又能重新勃起了。没错，一部叫好又叫座的电影才是罗斯真正需要的。这对他们两个人都有好处。在男人的生命里，没有什么东西能像成功一样让他们重振“雄风”。

伊莱恩小心翼翼地离开了梅尔罗斯。在芭堤雅酒店享用午餐是每周五的固定安排。小镇里有头有脸的人总是在此如期出现。伊莱恩也在这家酒店长期预定。

伊莱恩将车右转进小停车场，然后把车交给停车场的服务员。



帕特里克·特瑞尔是芭堤雅酒店的老板，他在这家户外酒店的入口处欢迎伊莱恩。他在伊莱恩的左右脸颊上各啾了一下，然后跟着侍者来到了自己的桌旁，一路上敏锐地搜寻认识的人。

玛瑞丽·格雷，伊莱恩最亲密的朋友之一，已经坐在那等着伊莱恩了。她手里攥着一杯酒，一脸闷闷不乐。尽管玛瑞丽已经37岁，但她过去青春可人的影子仍然清晰可见。在她那个年代，她曾被选为高中最受欢迎的女生，以及1962年的赛车小姐。这些都是在她与电影导演尼尔·格雷遇见、结婚、离婚之前的事了。她的父亲是桑德森工作室的所有人，现已退休。玛瑞丽从来没被经济问题困扰过。唯一让她烦恼的只有男人。

“亲爱的，我没迟到吧？”伊莱恩和她这位好友碰了碰脸颊，一脸焦急地问道。

“才没有呢。我想是我来早了。”随后，她们互相说了些“你看上去真漂亮”之类的恭维话，又互相欣赏了一下对方的妆饰。而与此同时，两人的眼睛却也不停地在酒店里搜寻。

“好吧，罗斯在片场可有偷腥？”玛瑞丽一边询问，一边从一个扁金匣子里拿出一根黑色的长雪茄。

“得了吧，你知道的，罗斯哪一回出去拍片不偷腥啊？”

两人哈哈大笑。罗斯可是出了名的浪子，这是好莱坞长久以来的笑谈。

“事实上，他对什么东西都挑剔，”伊莱恩吐露道，“他对剧本、导演、演员、食物、气候，以及任何漏洞百出的计划都会吹毛求疵。但是，玛瑞丽，相信我……”她朝她的好朋友亲密地贴过身去说，“他在这部电影里会火起来的，老罗斯·康迪要全力出击了。”

“我当然相信，”玛瑞丽低声说，“我可从来没把他忽视掉，这你是知道的。”

伊莱恩点了点头。玛瑞丽是她真正的、为数不多的好朋友。在好莱坞，一个演员要想受到追捧，就必须有最新的成功作品，而通常两次成功作品会间隔很久。

“我想去把眼睛整一下，”玛瑞丽突然宣布，“我只告诉你，你可不能告诉任何人。”

“好像我会似的！”伊莱恩相当不满，“你想让谁来做？”

玛瑞丽笑了起来：“当然是棕榈泉^①的情人，我会在那儿待上几周，然后回来，没人会发现异样。别人会以为我去那里度假，毕竟我在那里有栋房子。”

①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游览城市。

“这主意可真不赖。”伊莱恩说，但是她心里却嘀咕着：玛瑞丽是傻了还是怎么着？没人会去棕榈泉度假，就算在那里有房子，但只有去度周末或退休者才会去那里。“什么时候去呢？”她又问道，两只眼睛却不停地在酒店里张望。

玛瑞丽耸了耸肩：“越快越好，如果他有时间的话就下周。他太忙了。”

突然，两人停止交谈，看到西尔维斯特·史泰龙走了进来。伊莱恩向他客套地一挥手，但他却像没看见一样。“看来他需要戴一副眼镜了，”伊莱恩嗤之以鼻，“我上一周还和他在派对上碰过面呢。”

玛瑞丽拿出一个金色的小化妆盒，瞧了瞧脸上的妆容：“他火不了多久了，”她边擦掉口红留在牙齿上的印迹，边轻蔑地说，“让我们拭目以待——他可不是克拉克·盖博^①。”

罗斯把电视机打开，正巧是《今夜秀》节目播出时间。他知道他应该给远在洛杉矶的伊莱恩打个电话，但是 he 不想给自己添麻烦。伊莱恩要是知道他今天说错台词，在拍片现场拂袖而去，肯定会气炸。然后，她又会喋喋不休地怪罪罗斯总是制造些大众喜欢看的绯闻。他已经违背伊莱恩的意愿，接了上一部电影，而那部电影在票房上惨败。上帝啊，那部电影算是毁了他了。明明是一个好好的爱情故事，一个老道的导演，他的搭档是一位纽约舞台女演员。“一部老掉牙的垃圾电影，”伊莱恩却没好气地评价，“性，暴力和喜剧，这三样是现在的票房保证。罗斯，你得赶紧赶上潮流，否则就太迟了。”

伊莱恩是正确的。他真的必须加入这个行列，因为他早已不是票房先生，甚至连票房号召力的前十位都排不进。他正在走下坡路，在好莱坞，人们能感觉到这些。

电视里强尼·卡森^②正在采访安吉·迪金森^③。她在银幕上打情骂俏，一双长腿交叉着，看上去充满诱惑。

罗斯突然拿起电话。“给我接领班。”他狠狠地说。

在他早些时候离开拍片场后，导演曾卑躬屈膝地来到罗斯面前对他说：“没什么问题是我们不能解决的，罗斯，如果你今天不想拍，我们可以改到明天一大早来重拍。”

① 美国著名演员，代表作《乱世佳人》。

② 美国著名深夜访谈节目主持人。

③ 以美腿闻名的性感女星。



罗斯同意了。至少他们现在知道和他们打交道的是一位明星，而不是什么明日黄花。

“好的，康迪先生。我是领班，请问有什么能为您服务的？”

罗斯稳了稳夹在下巴上的电话听筒，拿起了那瓶龙舌兰酒：“你能保守秘密吗？”

“当然，先生，这是我的职责。”

“我想要个娘们儿。”

“当然可以，康迪先生。您是想要一位金发的、黑发的还是红发的呢？”

“管他什么五颜六色的。只要给我保证上来的女人胸围一定要大，我的意思是乳房一定要够大就行。”

“好的，先生！”

“噢，对了，你可以把这女人的费用算进我的户头上，就记作客房服务吧。”为什么他要付钱呢，还是让电影公司来埋单吧。罗斯把听筒放回电话机座，走到镜子前。50岁了。他即将迈入50岁的门槛。这很伤人，太伤人了。

罗斯·康迪在好莱坞已经生活了30年。而在这30年里，他当过25年的明星。1953年，他第一次来到这个小镇，那时的他在一家位于日落大道的食品超市里负责升降物品，但是没多久，他就被一位年迈的经纪人的老婆发现了。她被他金发碧眼的好皮囊迷得神魂颠倒，想方设法让她丈夫把罗斯签了下来。同时，她也和罗斯打得火热，两人每时每刻都想厮混在一起，一天缠绵两次。

然而，就在环球公司决定要签下他手头的这位年轻客户时，她的丈夫发现了他们的奸情。冲动之下，这位老经纪人做了他有生以来最糟糕的一笔生意，等到合同一签完，他当即就雪藏了罗斯，并在镇上到处诋毁他，说他毫无表演天赋，是个只会乱搞男女关系的大种马。

罗斯可不在乎这些。他在纽约的布朗克斯区长大的。他在纽约流浪了三年，东蹭一点，西蹭一点。一份好莱坞的合同对他来说堪称完美，他才不在意合同条款有多苛刻呢。

女人们爱慕罗斯。他在一家工作室里干了两年，最终还和工作室总监的漂亮情人勾搭上了，也就是这个女人帮罗斯迅速解除了合约。

两年里，罗斯只在一些海滩派对电影里出演过一些不起眼的戏份。然后，突然就沦落到没合同、没前景、没钱用的境地。